

校刻
漢書評林

三

漢書門類				
一	三	二	一	五
號	函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一	三	二	一	九
號	函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2
冊數	50	(3)
函號	279	67



漢書評林卷之四

文帝紀第四

孝文皇帝

勃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

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

隆按孝文紀本
史記原文補入
數語而諱善政
悉其詔中以故
皆整可觀云

如淳曰姬言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
臣贊曰漢代陳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伏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
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
傳曰雖有姬妾無棄舊妾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云高祖
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
妃諸官無姬也如云無妾舊妾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云高祖

高祖十一年

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王
之十七年也

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

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

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

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

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

諸呂。新喋血京師。師古曰喋音大類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以迎大王爲名。

隆按史記十七
年上有太后薄
氏子即世七字
班氏去之則此
一十年者不明

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相入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長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占曰。

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

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布亦掌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文。救反。本作繇。繇書也。謂讀卜詞。代王

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十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

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

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乘

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

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

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

觀變。昌至渭橋。

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

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

願請間。

師古曰。問容也。猶今言中問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

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

王謝曰。至邸而議之。

師古曰。邸。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閏月

陰按親變應上以觀其變句

陰按下文兩議字皆根此議字

宋祁曰南本不詳其爵位則高后元年已立三王二侯而弘又為帝非不詳也

又按史記馳之長安馳至渭橋馳入大邸三川馳字有應變神速之意

已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鄧

劉鄩文穎曰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

音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蘇林曰劉師古

曰不詳其有爵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蘇林曰頃王后

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

足以稱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

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

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

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

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

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

羣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真非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駟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

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還

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

事擅權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倣此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

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二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許應元曰南北軍殿中宿衛皆重事故以所親領之

隆按史記下詔之上有一夜字與上文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同意不可少

王維楨曰章報
齊約楚親誅二
迎帝乃列其巧
十年而後封以
城陽小國豈非
訝其初欲立齊
王故耶曰鄒寄
張秦復曰鄒寄
與劉揭同說呂
祿解將印及文
帝論功揭封侯
賜金而寄不錄
亦以給祿之功
僅足以償平罪
黨結諸呂之罪
而又迫于絳侯
之劫非本心也
隆按史記以呂
氏所奪句次于
漢嬰為大尉下
疑衍班移入
于此甚當
又按史記此紀
載除呂詔文
班據移入刑法
志內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
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
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
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
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
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
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
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
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
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取
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家室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正月有司
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
未敢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應劭曰愿音篋篋滿也師古曰愿快也今縱

張載曰有司請
建太子則先示
博求賢聖之義
而又推之子諸
王有司請王諸
子則先推諸兄
無後者立之其
辭氣溫潤不迫
其義足以感人
以下疑是面諭
有司之語有司
固辭乃以子啓
為太子時帝即
位出數月有司
之建白文帝後
謙讓皆可為後
世法
許應元曰讓同
美德然為天下
萬世慮不崇虛
言以開觀視幸
元王長者獨無
異志如吳王淮
南卒謀叛逆以
絕世豈非乘
德陪朕之言有

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晉灼曰嬗古禪字
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謂天下何
以稱天下之望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有司曰豫建太子
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
高閔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閔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
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補也豈為不豫
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
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
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
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
治安皆且千歲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
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
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

漢書卷四
文帝
四

一本八下無官

隆按帝封淮南
王既以非孝惠
子而誅之而復
也豈誅諸呂時
相亦有功耶
陳傳良曰遺列
侯之國是為民
轉輸勞苦非有
他意
隆按此讀趨于
賈誼

隆按史記于日
有食之下書十
二月望日及食

此變異之大者
而下詔修省曾
不言及當此府
文以故班史削
之而五行志中
不載

丘濬曰此後世
人主因災異求
言之始自文帝
因日食下此詔
後凡遇日食與
夫地震川崩水
旱疾疫之類皆
下詔求賢遂為
故事
隆按將省繇費
罷衛將軍咸太
僕馬與上布政
不均相顧

言疑者而 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以尊昌為衛

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張

武 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

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穎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

戶。淮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

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諱。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駟侯

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駟乎。駟音一戶反。

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

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

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

列侯亦無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

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

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

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

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適。實也。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

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

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

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師

曰。令謂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師古曰。句音蓋。句亦乞也。啓開也。言以過

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為恩惠也。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

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不逮者。意慮所不及。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

民。師古曰。繇音繇。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蘇林曰。憫。憫也。

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

足。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繇同。繇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饒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師古曰。傳置。

音張懸反。置者置傳。釋之所因名置也。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

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與藉之常也。章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

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後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蕭謂藉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古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說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黍音杏。

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

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

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王。遂

弟辟疆。師古曰。辟疆言辟禦。疆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疆音其良反。及齊悼惠王子朱虛

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疆為河間王。章

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

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旗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應劭曰。橋梁邊

之。德失也。至秦去。板所以書政治之。今乃復施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

隆按。有司請立皇子而詔。先立曰遂。立而後曰因。立皇子不私其子也。隆按。此議起于實道。

隆按。此詔史記不載。

詆言之罪。師古曰。高祖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詆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詆與妖同。是使眾

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

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其行

祝謂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

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

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

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符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

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

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師古曰。衣食

與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

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

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

許應元曰。衛將軍既領南北軍。

故能太尉軍

隆按幸甘泉下
史記有帝曰漢
與匈奴約一段
是罪致討之
詞

許應元曰漢
太尉官及與居
以乃置大將軍
景帝時又置
大將軍太尉武
帝初田身爲太
尉其後廢而衛
青爲大將軍其
實一官也
劉放曰高帝詔

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穎
陰侯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
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月。匈奴入

居北地。河南爲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上幸甘泉。如淳曰

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饒幸故曰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

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高

奴之往也高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

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管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與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

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

爲大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爲陳武此云柴武爲有二姓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

侯繪賀爲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

濟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師古曰誑亦誤也音其爲大逆。濟北吏

云與與居去來
歸赦之今此文
亦當云與王與
居居去來者赦
之蓋脫一居字

隆按史記四年
五年缺不書

民兵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

王與居去來者亦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與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八月。虜濟

北王與居自殺。赦諸與與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

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音豫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

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

詔獄。作顧成廟。復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

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尙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

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非訶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

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鑄放民鑄也更造

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

道。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隆按史記紀中
載淮南謀反事
而班據僅書其
綱以詳本傳也

得減省法
隆按史記七年
至十二年皆缺
不書

司馬光曰魏文
帝稱文帝之美
而不取其殺薄
昭曰皇后之家
但當養育以恩
而不當假借以
權既嫁罪法又
不得善議又
帝之始不防閑
昭也斯言得之

陳垣曰文帝殺
薄昭雖未免少
息然以文帝仁
厚之資為之乃
是借一人以行
法于仁厚中有
神武焉
真德秀曰文帝
即位十二年
間減租稅半者
再除租稅者一
後世人主未有
能及之者豈非
躬行節儉之效
歟
陳仁子曰惠帝
四年置孝悌力
田復其身呂后
貴孝悌力田二
千石至文帝復
有常員蓋謙王
道規模矣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謂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眾鬼災。如淳曰東闕與閭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眾鬼。然一曰屏也。眾音淨。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彗小異。彗星光芒四出。蓬蓬。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三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昭不肯。使華臣與昭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飲酒。帝怒。召昭。一侍郎詭阿之。時此郎下。誅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緇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緇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懸反。棨音啓。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開。開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眾庶飢饉。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種植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省。視也。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

漢書卷四
文帝
九

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四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及問民所不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每百石加三匹。孝悌力田常員。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廩身從事。灼。晉

白。廩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也。末買也。言農與買俱出。租無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

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師古曰。功臣表云。緝疾孫單。以及北地都尉。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印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班固不云。是印後何從而知之乎。

劉放曰。謂疑作爲。

陳仁子曰。帝嘗問。言鬼神之有。事矣。至是。無乃有悟于心乎。今茲增祀。無祈之語。即前時因豐年祀上帝意也。可謂寓意而不留意。

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勅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

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禱之言。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建成侯

董赫。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挂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

諸祀壇場。挂幣。師古曰。築土爲壇。除地爲場。幣。祭神之帛。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師古曰。以賢爲上。然後及親也。至

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釐。假借音。儻。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

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漢書卷四

許應元曰用新垣平言設五廟乃始郊見五帝君而微好鬼神之事前席買生時略可窺其微矣

江濬曰按賢真極諫科始此

胡纘宗曰文帝立默寡欲令祀官無有所祈可謂不惑邪佞矣

而信新垣平玉杯之詐輒為改元不共虧至德乎

楊慎曰古者天子諸侯繼立雖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為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文帝

信新垣平之言再稱改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禮王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歷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為元年則其謬不始於漢文矣隆字此詔史記不載

陳仁子曰帝在位幾年矣佐民未嘗不至至是復議任之之氣嗚呼帝愛民之心蓋愈久而愈不改者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龍西縣上乃下詔議郊祀公

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渭

陽五帝之廟也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

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九月詔

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

納以言師古曰備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

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

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

酺明年改元張晏曰新垣平侯日再中以爲吉冬十月新垣平詐覺

後元年師古曰以詐事發覺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張晏曰后黨於呂氏昭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師古曰比猶頻也

又有

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

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

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

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

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

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

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蕃亦多也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穆音來馬反

靡音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

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

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榑陽宮蘇林曰榑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音灼曰黃圖在扶風六月代

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

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

漢書卷四十四

常也剛邪曰孤竹北戶
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 封圻之內勤勞不處師古曰圻亦畿字王
畿千里不處者不獲

安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也間者累

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

志以重吾不德師古曰諭
曉告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

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

恒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

道帝昭曰使車往
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
子之號也單音單今

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
反還也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

朕俱弄細過借之大道師古曰借亦
俱也之往也結兄弟之義以全

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
元善意也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

為庶人行幸雍

陸按歷代諸詔
雖樂制度缺
然而議論詞章
足冠千古

陸按三年至五
年史記缺不詳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

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
人姓名免耳此詔將軍下至
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十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

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
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將軍張

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
安西北如淳

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徹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瓌曰
一宿曰宿再宿曰言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

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
柳不在渭北棹說是也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

厲為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
淳曰二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以備胡夏

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蠶也食苗為災今俗
呼為殺蠶蝗音胡光反蠶音鍾令諸侯無入貢

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
不禁與衆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

以賑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
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民得買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瓌曰帝年二十三即位
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

帝王學帝
老短喪一詔亦
清淨無為之餘
意

劉歆曰與讀曰
歆言我之不明
而處此歆是可
嘉也其奚哀念
乎

王世貞曰喪之
易月也而詔天
乎然而非君也
故文無不君而
景有弗子而
命山於漢文而
行于景天下後
世言不逮不歸
之景而歸之文
何也文賢者也
以賢者為父且
為君景為得而
違之是故實文
而舍景亦春秋
之憾也
劉歆曰文帝制
此喪服斷自己
葬之後其未葬
之前則服斬衰
稱方進傳後母

漢書卷四
也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曰始

生者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師古曰始

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師古曰臨哭也

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音力然反下云

服臨當臨者以懼寒暑之數師古曰懼哀人父子傷長老音離避也

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

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

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

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

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年

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帝自言

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

可嘉之事無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

謂此詔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

臨者皆無踐伏臘曰踐躄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躄也晉灼

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

無發民哭臨官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

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為下

高紀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虔曰皆

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禪也凡三

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香灼曰漢書列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

漢書卷四

文帝

十三

終既葬三十六日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纓也考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

隆按此史記拾紀中所未盡載者而總書于紀之尾以著文帝德化之成而班結以仁哉二字

隆按此史記拾紀中所未盡載者而總書于紀之尾以著文帝德化之成而班結以仁哉二字

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墻竄事也師古曰穿墻出上下棺也己而竄之又即以爲填故云復土復又還也音扶目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已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師古曰弛廢弛音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之處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皂也買讀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大奚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

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隆按此史記拾紀中所未盡載者而總書于紀之尾以著文帝德化之成而班結以仁哉二字

陳仁子曰仁未
易言也仁有本
有未曰賑貸曰
養老曰賜租此
末也和向奴而
不輕用兵措路
身衣弋錦而不
輕用財此本也
若帝日用兵勞
民傷財雖今年
賑貸明年養老
又烏得人人悅
之哉所可恨者
獄周勃而無待
大臣之仁殺薄
昭而無待外戚
之仁汪淮南厲
王之無陸族屬
之仁此瑜不拉
環也若帝更盡
善此雖孔聖亦
以仁許之豈特
固

漢書評林卷之四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

景帝紀第五

孝景皇帝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證法布義行剛曰景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

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

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

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制禮樂各有

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且作酒

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某舞人執干戚文始舞

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

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

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省欲。不受獻

隆按史記景紀
非大史公筆乃
褚少孫取班書
而補之者亦僅
操其綱爾不及
班書遠甚

劉歆曰類說非
也始受命者稱
太祖耳有功者
亦稱祖商祖甲
是也

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師古曰：中屠嘉。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

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

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

農桑。穀畜。師古曰：磽。謂磽确。塉。謂薄也。陁。謂食養之。音謂。牧。放也。磽音苦交反。陁音狹。穀古繫字。或地

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樂鹿食曰其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其

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

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五月。令田半租。秋七月。

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

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疏。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

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師古曰：著音著。著作。之著音竹。筋反。廷尉信謹與丞相

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謂按察也。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

謂按察也。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

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人臧縣官。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

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

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卒之伍也。

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臧。師古曰。界與也。以所受之臧。與捕告者也。界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

傅。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為異制也。傅讀曰附。春三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

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音一曷反。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

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大皇太后崩。服虔曰。文

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秋。

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孝景三年。康

侯相夫。推其封薨。正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

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有私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其赦

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弄市。今

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

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壁。又音。闕其義。兩通。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

下。遣大尉亞夫。師古曰。周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

大夫晁錯。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晁古朝字。二月壬子晦。日

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

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

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詔曰。廼者吳王濞等。為逆起

兵相脅。誑誤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

濞等。及逃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蘇等。與濞等為

逆。師古曰。蘇音蘇。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汚宗室。立乎陸侯

道。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

而袁盎乘機誅。謂誅罷錯不遂。歟血而死。詳具本傳。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袁盎乘機誅。謂誅罷錯不遂。歟血而死。詳具本傳。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袁盎乘機誅。謂誅罷錯不遂。歟血而死。詳具本傳。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袁盎乘機誅。謂誅罷錯不遂。歟血而死。詳具本傳。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袁盎乘機誅。謂誅罷錯不遂。歟血而死。詳具本傳。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袁盎乘機誅。謂誅罷錯不遂。歟血而死。詳具本傳。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袁盎乘機誅。謂誅罷錯不遂。歟血而死。詳具本傳。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袁盎乘機誅。謂誅罷錯不遂。歟血而死。詳具本傳。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袁盎乘機誅。謂誅罷錯不遂。歟血而死。詳具本傳。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袁盎乘機誅。謂誅罷錯不遂。歟血而死。詳具本傳。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袁盎乘機誅。謂誅罷錯不遂。歟血而死。詳具本傳。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袁盎乘機誅。謂誅罷錯不遂。歟血而死。詳具本傳。

隆按七國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袁盎乘機誅。謂誅罷錯不遂。歟血而死。詳具本傳。

劉放曰此年紀亦誤

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子端為膠西王。

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

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微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闕薨。十月戊戌晦。日

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賜

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

為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

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

苛周昌孫子為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貴為御史大夫而從昆弟也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

諡誅策。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喪其行述賜與諡及哀策誅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

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為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誅者述累德行之文音力水反。列侯薨。及諸侯太

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誅策。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音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

諡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

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

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王薨。遣光祿大夫。弔

襚祠賄。應劭曰衣服曰襚祠飲食也車馬曰賄師古曰襚音遂賄音芳鳳反。視喪事。因立嗣子。列

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

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師古曰輓謂引車也輓音

晚。匈奴入燕。改磔曰弄市。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弄市自非妖道不復磔也師古曰

磔謂張其尸也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弄之也磔音竹客反。勿復磔。三月。臨江王

劉放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于景帝世謂典客為大鴻臚行人為大行由他書即武帝時官記景帝改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也無疑非表誤也

劉敬曰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

王莽云云大行
令奏則非表
誤也但官名改
易未定故史于
此道舉最後官
名耳

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
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
太守。郡尉為都尉。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
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惲。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皆為
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

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薨。凡立五十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楙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崩。瓚說為謬。

夏旱。禁酖酒。師古曰。酖。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

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為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

御史大夫縮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

關。服虔曰。縮。衛縮也。馬十歲齒下平。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

劉敞曰。此年紀
事十月在年終

亦誤

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與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斷音輔。十月

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

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

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

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

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

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諫

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瞻反。獻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畤。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

偽黃金。弄市律。王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專相誣。燧。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附和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

陸按。文致于法
謂人無罪。文飾
于法中。嚴延年
傳。文致不可得
反同

吳涼曰按等威之辨國大攸關此詔可少哉帝其得之

劉攽曰武帝時改主爵中尉為右扶風主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以後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

朱輔曰景帝此詔意非不美然太子以侵廟與中尉殺之不問丞相以買葬器獄吏殺之不問御史大夫為國制策聽仇家族殺之不問用刑如是詔令日下何益哉
王世貞曰景有三冤臣焉大夫錯丞相亞夫臨江王榮嗚呼文德遠矣
陳仁子曰景帝恭儉之政自文帝家法中來

洪書卷五

三月雨雪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音尺孕反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長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

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轎王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轎其左轂以簞為之或用革如淳曰轎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轎車之轂也左氏傳云以藩載轂即是有轎敵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轎音甫元反轂音方遠反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轎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

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王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又

惟酷吏奉憲失中廼詔有司減笞法定垂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鑿音止藥反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如淳曰漢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万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

請牧馬處為苑 吏卒戰死者二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七爵也 夏大酺五日民得酺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反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屯屯鴈門春

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沒入者沒入其馬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綵是也紐者今綬紛條是也臣瓚曰文繡云纂亦紐也師古曰繡說也是也綵會也會五綵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紅讀曰功綵音子內反條音

反 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

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桑

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

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彊母。攘弱。眾母。暴寡

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今歲或不

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

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兩吏耳。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李奇曰。牟。食苗根也。侵。牟食民比之。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

甚。無謂也。李斐曰。奸法。因法作奸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

盜。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

請其罪。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貽同。音莫報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

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

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

訾算十以上。廼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廼得為

御經邦曰。景帝不作。羅文刻。錦繡纂組。及禁採黃金珠玉。與文帝之敦朴無異也。二帝之所以致殷富之本。正在于此。

蘇轍曰。漢之賢若皆曰。文景文

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算。得官矣。師古曰。訾。讀與貲同。廉士算不必眾。有

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

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

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

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

種樹。可得衣食。師古曰。樹。植也。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

者。坐臧為盜。章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雇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皇太

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

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驪。師古曰。驪。八四也。吏

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九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

帝寬仁大度有
高帝之風景帝
忘刻少恩無人
君之量其實非
文帝比也原其
所以能全身保
國與文帝俱稱
賢君者惟不改
其恭儉故耳
陳仁子曰景帝
所病者天資之
慘刻所長者政
事之真實史以
文景並言懿哉
吳京曰論民風
國勢文景齊驅
論道德功業景
不逮文遠矣

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漢與掃除煩苛，與不可勝。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書評林卷之五 終

漢書評林卷之六

武帝紀第六

孝武皇帝 荀悅曰：諱微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諡法威強敵德曰武。景帝中子也。母曰王

美人 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視少上造。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

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 師古曰：景帝後三年。正月，景帝崩

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

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勝皆為列侯。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

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丞相綰 師古曰：衛綰也。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

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應劭曰：申不害、韓昭侯相也。衛公孫缺為秦孝公相，封於商。商君韓非、韓諸公子

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

王世貞曰：身治而身亂之者曰秦。始曰漢武，此豈其才不足耶？一念之敬而才為與資矣。一念之怠而才為敗資矣。丘濬曰：後世觀任母黨此為之兆。

楊慎曰：綰之相業他無開焉。而此一等矣。史稱武帝之美曰罷可少哉。

除仲舒對策以爲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絕其道勿進于是武帝罷百家而丞相陳仁子曰漢代以敬老爲法始帝又盛于宣帝傳曰文王獲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猶有三代之遺風一本上下無已字

丘濬曰聘賢而迎之漢時猶有古意

楊慎曰曷言如日光如日也曷言有不宣有也曷爲書紀異也丘濬曰即位纔一年即置陵邑古人不以豫凶事爲忌又曰書河溢始此

十復甲卒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行三銖錢師古曰

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者艾師古曰

奉高年古之道也師古曰六十曰耆五十曰艾今天下孝子順孫願

自竭盡目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目孝心闕焉

朕甚哀之民年九十目上已有受鬻法師古曰給米粟以爲糜鬻鬻音之六

反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師古曰若者豫

及之辭也子即復子五月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

山川之祠爲歲事孟康曰爲農祈也於此造之歲以爲常故曰爲歲事也師古曰歲以爲常是也總致敬耳非止

祈曲加禮如淳曰祭禮有所加益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應劭曰吳

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爲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師古曰帑讀與絜同秋七月詔曰衛士轉

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其省萬人罷苑馬臣賜

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

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師古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

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事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

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丞相嬰太尉蚡免師古曰蚡春

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初置

茂陵邑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師古曰本槐里縣之茂鄉故曰茂陵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飢人相食師古曰河溢之處賜損害田畝故大飢

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蘇林曰去長安四十里

便門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

平便皆同字於此道作橋跨渭水以趨茂陵其道易直即今所謂便橋是

讀如本字其處也便秋十月有星孛于西北濟川王明坐殺太傅

中傅廢遷防陵應劭曰中傅宦者也師古曰防陵漢中縣也今謂之房州閩越圍東甌應

日高祖五年立無諸爲閩越王惠帝立搖爲東甌師古曰東甌音一疾反東甌告急遣中大

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九

丘濬曰五經自秦火後至漢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至是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靡然以爲世業武帝有功儒教哉

丘濬曰後世人主改年號始此又曰學孝廉始此

月丙子晦日有蝕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五月

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師古曰又新鑄作也置五經博士夏

四月平原君薨服虔曰王皇后之母武帝外祖母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

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

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爲休息閑宴之處耳尋石建章立成孔光等傳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

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

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臣瓚曰以長星見於元光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

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廉有廉隅者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

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夏四月赦

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師古曰此等宗

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三帝但畫衣冠裳服而民不敢犯也犯墨者蒙巾犯刑者以緒著其衣犯黜者以墨蒙其體象而畫之犯宮者

罪犯大辟者布衣無頭墨謂以墨塗其面也刑截其鼻也該去膝蓋骨也宮

制其陰也屏草屨也刺音牛黨反字或作

刺其音同耳監音煩忍反靡音扶味反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

言皆循其貫職而可使也周之成厥刑錯不用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

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音師古曰肅音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音來賓即謂此北

發渠搜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以南爲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北渠搜在朔方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星辰不

言北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噴說近是

氏羌徠服師古曰徠古往來之來也氏音丁奚反星辰不

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

圖書鳴鳧何施而臻此與師古曰孛讀曰呼鳴今朕獲奉

宗廟夙興眚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

茅坤曰此詔與三代訓誥相上下

隆按上參堯舜
應唐虞畫象不
犯一段下配三
王應成康刑錯

真德秀曰考本
傳仲舒所對在
建元初與弘不
同時蓋紀誤也

茅坤曰覽此詔
武帝已有喜功
生事之實矣當
時執政能明大
體籌國計開陳
利害以抑絕之
猶易及出塞無
功則憤與幸勝
相乘而鬱然河
決而溢不攻取
已此所以與兵
相終始者五十
餘年而漢幾為
亡秦續悲夫

隆按子恢等議
詳匈奴傳末

劉放曰予謂救
決河起龍淵宮
各自一事非因
救河且起宮也

隆按魏其有罪
弄市詳具本傳

劉放曰予謂治
險阻者通道令
平易以便伐匈
奴耳
隆按陳旨以巫

與師古曰猶美也偉大也與辭也言美而且大也與讀曰歎音弋於反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

洪業休德師古曰章明也洪大也休美也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師古曰三王夏殷周

朕之不敏不能遠德師古曰言德不及遠也此子大夫之所睹聞

也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舉官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諸古說字賢良明於古今王事

之體受策察問咸曰書對著之于篇師古曰篇謂竹簡也朕親覽

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秋七月癸未日有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師古曰五帝之時也春詔問公卿曰

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

嫚侵盜亡已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嫚與慢同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

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

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

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

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

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

謀不進下獄死師古曰首為此謀而反不進擊匈奴鞏重秋九月令民大酺五

日

三年春河水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爲縣本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

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為列侯河水

決濮陽汜郡十六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汜及凡十六郡界也汜音敷發卒十

萬救決河起龍淵宮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師古曰黃圖云龍淵

廟在茂陵東不言宮也此言救決河起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

四年冬魏其侯寶嬰有罪弄市師古曰以黨灌夫也春三月乙卯

丞相蚡薨夏四月殞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

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秋七月大風拔木乙

巳皇后陳氏廢捕為巫蠱者皆梟首八月螟師古曰食苗心之蟲也音

蠶廢相連誅者三百餘人詳具外戚傳茅坤曰孝武急賢如此

隆按武紀書初算商車初算緒錢初權酒酌所也與春秋書初稅同意

陳仁子曰讀武帝敕屬門軍士之詔知帝之窮兵亦追而後應者也何者建元六年帝猶和親也元光三年馬邑之擊擊帝猶下群臣議也今年寇上谷明年寇雲中當時略之甚厚而單于侵盜無已至此則帝之用霍

殆不能自已於斯者軍士之敕母乃為後來用兵張本歟

陳仁子曰武帝刻于待民而厚於待士學茂材舉孝廉察賢良莫不有詔獨孝帝猶近固族師止書德行道統遺意不專倚言語文辭者吳京曰詔辭旨懇切頓令岩壑有鼓聲揚罷之意古稱漢世得

莫經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

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詔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為計偕關關不詳妄為解說云

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春穿漕渠通渭如淳曰水

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

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

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應劭曰匈奴單于祭天大會諸國名其處為龍城

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

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

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師古曰詔言古者出則治兵入則振旅素練其衆不

軍廣所任不肖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無所象類謂不才之人也校尉又背義妄

行弄軍而北少吏犯禁文穎曰少吏小吏也用兵之法不勤不教

將率之過也教令宜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

下廷尉使理正之師古曰下謂以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以法律處正其罪下音胡嫁反而又

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聞眾庶陷害欲

刷耻改行師古曰刷除也音所劣反復奉正義厥路亡繇師古曰一陷重刑無因從

正道 其赦雁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夏大旱蝗六月行

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師古曰朔猶始也音更為初始也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

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

祿賢勸善刑暴師古曰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為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

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師古曰天地四方為宇臻至也故

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者爾優復孝弟之人也復音方目反選

豪俊講文學師古曰講謂和習之稽參政事祈進民心師古曰祈求也深

詔執事與廉舉孝度幾成風紹休聖緒師古曰休美也緒樂也言紹先聖之

人武帝為盛者
以此
丘濬曰帝之為
此謂蓋恐人才
下而公卿
世之於上也
後
之罪而持嚴于
舉之罰此亦
可以觀世矣

隆接說苑臣術
下而罔上者死
附而上罔下者

休緒也故下官
昭先帝聖緒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

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郡也是化不

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師古曰究竟也言見舉

壅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師古曰謂郡之將何以佐朕

燭幽隱勸元元師古曰元元善意厲蒸庶師古曰蒸衆也崇鄉黨之

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

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

士壹適謂之好德服虔曰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

有功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

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罪矣李奇曰

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

於民者斥師古曰斥逐之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

目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

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

張晏曰謂其不勸求上報國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當免身化下今

氏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詩云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教以救流弊也是以三

也選擇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也循復舊管擇善而從之瓚說近之也朕嘉唐虞而樂殷周

據舊以鑒新師古曰追觀舊跡以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

道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目前皆勿聽治師古曰通亡

亡臣不還者皆之通道布布胡反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

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

刑國政而無
益于民者退
在上位而不能
賢者逐此所以
勸善而黜惡也
說苑所載與詔
語同而師古不
按以為訂何歎

以付之寬結傲
子吾知帝不足
論禮樂矣元朝
詔曰舉遺與禮
以爲天下先禮
帝不能知人亦
豈足任考文制
度之事
止濬曰此即史
所謂漢興高帝
平定四海未遑
庠序之事至武
帝始興大學者
也

賢材 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 師古曰學者益廣秋
公孫弘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 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贊曰沙土曰幕直度曰
絕師古曰應環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經萬里兮渡沙幕

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

繇殊路而建德一也 師古曰復因也音扶目反 蓋孔子對定公曰徠遠 臣瓚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哀公曰論臣 如淳曰非云齊景公

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 景公曰節用 如淳曰節非云齊景公 問政仲尼曰政在節用 非期
不同所急異務也 李奇曰期要也非要當必 不同所急異務不得不然 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

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 師古曰有罪者或被釋免或得減輕 今大將軍仍復克獲 師古曰仍頻也 斬首虜萬

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 師古曰許慎說文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爲 置官級也地音弋賜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爲一地也 其議爲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巨龍戰士

元狩元年 應劭曰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狩也 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 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 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

庶長 師古曰第 民爲父後者一級詔曰朕聞咎繇對禹

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師古曰尙書咎繇謨載咎繇之辭也帝謂堯也 蓋

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怛 師古曰憊痛也怛悼也憊音千感反怛音

丁曷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

漢書卷六 武帝

隆按淮南衡山謀逆事詳本傳
陳仁子曰帝自元朔以來兵役並興賦歛日倍民且狼顧雖日遣巡行之使於民竟何益哉吾嘗謂帝之遣使

有二元狩遺諸
者巡行不過察
反則之心六年
過舉兼并之徒
其意果真在民
耶

說師古曰怵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

慘念國之為虐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慘慘憂戚之貌已赦天下滌除與之

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此孤寡鰥獨師古曰老字八十曰耄耄

老稱也一曰或匱於衣食甚憐感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

存問致賜師古曰致送至也曰皇帝使謁者師古曰謁者令使者宜詔書之文

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

年九十目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目上

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目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縣

鄉卽賜毋贅聚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徵召贅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師古曰卽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贅

音之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遣

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卑蘭師古曰卑蘭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支山千有餘

里合短兵鑿卑蘭下則此山也非河名也白石縣斬首八千餘級夏

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在朔方北也南越獻馴象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

能言鳥師古曰即鸚鵡也今隴西及南海並有之萬震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

五色者其性尤慧解蓋謂此也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

延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為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斬首虜三

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

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

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江

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

王師古曰昆音下并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

以處之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呂其地為武威酒泉郡

師古曰武威今肅州也酒泉今肅州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

子慶為六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秋匈奴

丘濬曰此胡言
來降之始嗚呼
決內外之防混
華夷之俗魏晉
以來夷狄亂華
其幾實肇于此

正濬曰用皮爲幣雖與後世楮鈔不同然不用金銀銅錫爲幣而用他物代之則權輿于此又曰此漢以來征權居貨之始嗚呼出諸者既征其積之者具藏諸家者又算其儲積之物取利之盡一至此哉

一本兩軍下無戰字
陰按李廣以失大將軍指自殺詳具本傳

真德秀曰按食貨志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皆以與利而裕大等之出亦爲兼并之徒是時張湯方用事蓋其所建請也而此沼乃

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

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擊吏民能假貸貧民者官名聞古師

吐戴反日貨音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詔吏穿昆明池淳如

曰食貨志以舊吏弄法故請使穿池更發有貴者爲吏也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嵩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今欲伐之

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也師古曰詔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滇音顯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

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

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應劭曰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爲幣朝勤以薦璧又造銀錫爲白金見食貨志

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

長星出于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

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師古曰踵接也猶言躡其

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展鄧

塞之填日聞音填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

居胥山廼還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爲兩軍戰士死者數

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

五年春正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文穎曰李廣從弟坐侵陵墮地天

下馬少平杜馬匹二十萬如淳曰實平杜馬罷半兩錢行

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賈欲使人遠畜馬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呂下至更二千石金千石呂下至

乘從者帛晉灼曰乘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夏四月

乙巳廟立皇子闕爲齊王且爲燕王晉爲廣陵王師古

廟中策初作誥服虔曰誥敕王如尙書誥也李斐曰今

命之初作誥敕封拜諸侯王策文亦是也見武五子傳

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李奇曰幣錢也輕者若一馬直二

則用不足農傷而未衆師古曰末又禁兼并之塗李奇曰

兼役小民富者兼謂工商故改幣曰約之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

役貧民欲平之也謂大家積

園火。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十餘。飢人相食。常山王舜
薨。子攸嗣立。有罪廢徙房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師古曰。夏陽。馮州之縣也。汾陰。屬河東。汾音扶云反。十一月甲

子立。后土祠于汾陰。雁上。師古曰。雁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雁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木

名。鄭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
詔曰。祭地。冀州。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本冀州地也。周時乃分為并州。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瞻望河

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還而無祀。師古曰。遂遠絕之意。詢問耆老。
廼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日奉周祀。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

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例不先言姓。而後。春二月。中山王勝薨。夏
封方士。樂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
傍。秋。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幹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幹。取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塞曲之塞。

水王。師古曰。渥音握。注音於佳反。作寶鼎天馬之歌。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應劭曰。隴。隴阪也。師古曰。即今之隴山。陝音

丁禮。登空同。應劭曰。山名也。西臨祖厲河而還。李斐曰。音嗟。賴十

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見。師古曰。曰禮

太一也。見音門。電反。朝日夕月。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也。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詔曰。

朕。目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師古曰。眇。細末也。德未能綏民。師古曰。綏

安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日祈豐年。冀州雁壤。廼顯文
鼎。獲薦於廟。師古曰。得鼎祠。蜀祠在雁上。或云雁壤。謂土也。文鼎言其有刻鏤之文。渥洼水出

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
詩云。四牡翼翼。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曰。極。至也。師古曰。逸詩也。望見泰一。修天文禮。文穎曰。禮祭也。師古曰。朝日夕月。即天文禮之謂也。

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師古曰。應劭

隆按南越相反
事詳具南越傳

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言王者齊戒
必自新臨事必自丁寧師古曰此易蠱卦之辭
朕甚念年歲未咸

登謂師古曰登飭躬齋戒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救同丁酉拜況于郊師古曰

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丁丑晦。日有蝕之。

秋。龜蝦蟃鬪。師古曰龜也似蝦蟃而長脚其色青音下媧反蝦音遐蟃音麻遣伏波將

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

水。林曰滇音檉柱之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

下離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

載于戈因謂之戈船也離水出零陵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

非為載于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龍水蟲之害張說近之

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放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瀨也吳

皆將罪人。江淮。目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

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

禹。如淳曰音潘禹尉佗所九月。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

劉放曰宜以瓊
說為是

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欒大。

坐誣罔要斬。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

枹罕。鄧展曰枹音鉢罕音漢師古曰枹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

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行

東將幸緱氏。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侯反至左邑桐鄉。師古曰左邑河

其鄉也。聞南越破。目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師古曰汲河

名鄉也。得呂嘉首。目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

征西南夷平之。師古曰便音煩而反遂定越地。目為南海蒼梧鬱

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

珠厓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

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厓音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鏤其類皮上連

耳匡分為數支狀似雞腸累耳下垂臣瓚曰茂陵書珠崖郡治疇都去長安

七千三百二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五師古曰儋音

丁甘反音審定西南夷。目為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文山郡。

漢書卷九十九

七十三

孟康曰：嶓音髓，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北都尉所治，本笮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笮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嶓山，本冉駝是也。秋，東越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

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

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

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

匈奴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師古曰：令音鈴。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廼分武威

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徙民目實之。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

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

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

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

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

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

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善焉。師古曰：警失氣

也。音之。還祠黃帝於橋山。應劭曰：在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廼歸甘泉

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

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

華山，至于中嶽。文穎曰：嵩高也。獲駮鹿，見夏后啓母石

師古曰：啓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

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

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景帝諱啓，今此詔云：啓母，蓋史遺書之，非當時文。翌日親登

嵩高。應劭曰：登明也。御史乘屬在廟傍，吏卒咸聞呼萬歲者

三。如淳曰：漢儀注：御史亦有屬。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二人為乘曹，護車

也。乘屬如晉二說是。登禮罔不答。師古曰：言登禮於神，無不答應。其令祠官

加增太室祠。章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禁無伐其草木。日

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奉音扶用反。獨

給祠復亡所與。師古曰：與讀曰預。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

劉牧曰：此石本名啓母，石武帝避景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說重出啓字。皮日休曰：或問夏禹為黃熊，信乎哉？子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源履大跡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象，是以聖人為罔

劉放曰八神則
郊祀志所說天
主地主兵主陰
主陽主日主月
宋祁曰姚本云
肩先結反肩同
隆著若見景象
即上夜若景光
上三呼萬歲即

上還登封泰山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於天封崇也助天

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

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

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尚玄酒而

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此古制也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

則有滕書秘 降坐明堂 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陞

明堂 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

禮樂 師古曰非亦薄 故用事八神 文穎曰武帝祭太山并祭

通鬼道故言用事八 遣天地況施 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

神也一曰八方之神 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 著見

景象 屨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

于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 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

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太山上立封又禪 嘉與士大夫更始其日

而祭之莫近神靈也師古曰父讀曰甫 嘉與士大夫更始其日

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

音移 民田租逋賦貸已除 師古曰逋賦未出賦者也逋加年

七十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 師古曰自博

縣今云四縣毋出算者奉高 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一縣素以供神非算限也 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

師古曰碣石然特立 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秋有星

之貌也音其列反 李于東井又李于三台齊王閔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

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服虔曰瓠子隄名也在東郡白馬

百步深 命從臣將軍目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

五丈 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作甘泉通天臺長

安飛廉館 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

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龍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師古曰通天

臺者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 朝鮮王

攻殺遼東都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

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

古曰內中謂後庭之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 師古曰

室也故云不異下房 賜朕弘休 師古曰

隆按兩將軍爭功詳朝鮮傳中

也博廣也弘大也休美也言天廣臨不以下其赦天下賜雲陽都

房爲幽側而隔異之賜以此芝是大美也

百戶牛酒音灼曰雲陽甘泉黃帝以來祭天圓丘處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宮觀故稱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謂縣之所居在宮側

者耳賜不徧其境內故指揮其都非謂天子作芝房之歌秋作明

堂于泰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

人擊朝鮮應劭曰樓船者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樓也又遣將軍郭昌中郎

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曰爲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藝射御古石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

渠降師古曰右渠朝鮮王名曰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治書縣

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番音普安反臚音

弋支反響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爲庶民左將軍荀

彘坐爭功弄市秋七月膠西王端薨武都氏人反分徙

酒泉郡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

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關應說是也而云治道至

長安非也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回中宮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爲名耳

非今所遂北出蕭關如淳曰匈奴傳入初郡蕭關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歷獨鹿鳴

澤服虔曰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涿郡道縣北界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

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師古曰中其赦汾

陰夏陽中都死罪目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

賦師古曰楊氏河東聚邑名夏大旱民多渴死如淳曰渴音謁師古曰中熱而死也秋自

匈奴弱可遂臣服迺遣使說之單于使來死京師匈奴

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韋昭曰在南郡望祀虞舜于九

嶷文穎曰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師古曰嶷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嶷山登瀛天柱山應

曰瀛音若瀛南嶽霍山在瀛瀛縣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

名屬瀛江師古曰瀛音與潛同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

名屬瀛江師古曰瀛音與潛同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

丘濬曰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此千載之日也武帝始用孔子答顏淵為邦之問之言欲用夏正而天道遂與之合符遂為萬世不可易之制豈偶然哉又曰古曆有六家黃帝顓帝堯帝舜帝是也秦用顓帝曆漢初因之至武帝始用公孫卿等言曆紀廢漢宜改正朔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迺詔卿等造漢太初曆自是以後曆法數改矣

隆按皆有光應指上文兩見光與神光三燭而言

漢書卷六

太初元年

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年為太初也

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臺災十二

月禮高里

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

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春

還受計于甘泉

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

二月起建章宮

夏五月正歷

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

正月為歲首

言以正月為歲首

者史記正其月名

色上黃數用五

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之

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

將軍也師古曰杆音勿俱反

築塞外受降城秋八月行幸安

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

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師古曰燕人之有罪謫者也大宛國名宛音於元反

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

師古曰石棗也

二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臘五日祠門戶比臘

如淳曰臘音樓漢儀注立

秋獵臘伏臘曰臘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臘祭名也獵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獵臘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獵劉臘祭百神也臘音來盍反

土皆有光應

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

其赦汾陰安

邑殊死目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師古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

秋

蝗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

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

師古曰兒音五兮反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闕

應劭曰石闕山在太山下

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

城

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桐陽縣北出石門鄯即得所築城師古曰桐音固

西北至盧胸

張晏曰山名師古曰胸音

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

日光祿勳徐自為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敗也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音之向反

又入

張掖酒泉殺都尉

漢書卷六

武帝

十一

隆按考異云臣
璣注六月禁除
搜索除修者不
必閉城門大搜
蓋搜姦人耳

詳具本傳

李夢陽曰孔子
云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政
之行風行之也
漢武令直指使
者誅捕無道而
海內愈擾以不
知風耳傳曰知
風之自

呂祖謙曰周公
作酒醑此是恐
人沈溺浸漬傷
德敗性之意及
其再變如文帝
為酈景帝禁民
酩酊與古人
不同然猶有重
本抑末之心及
至三變弘羊建
權酒之利益不
過私家却關專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曰千里師古曰。蹋石者謂蹋石而有跡。言其蹶堅利。作西極天馬之歌。

秋。起明光宮。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城中元后傳云。成都侯商遊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目給關吏卒食。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夏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臣瓚曰。漢帝年記。六月。禁除修。七月。閉城門。大搜。則發謫戍屯。

五原。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晉灼曰。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師古曰。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祁音巨。

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

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師古曰。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者耳。大搜。臣瓚曰。搜謂渠黎六國。使使來獻。

道中祠祭者耳。大搜。臣瓚曰。搜謂渠黎六國。使使來獻。逐捕。師古曰。以爲威也。分音扶問反。刺史郡守目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

察出入者。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權酒醑。如淳曰。音較。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酩酊。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師古曰。惟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路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類渡水之權。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

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鄧展曰。瘞。埋也。師古曰。爾雅曰。祭地曰瘞。趣。趨其物者。示歸於地也。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雁門。太守坐畏。懷。弃市。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斬。懷音如。豫反。

入雁門。太守坐畏。懷。弃市。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斬。懷音如。豫反。

漢書卷六

七

此利耳
劉子暉曰武帝
勳兵四夷禍流
中外而卒得無
他者賴前有文
景累培基址後
有昭宣撫養庶
疾耳不然天下
士崩久矣
隆按武帝征伐
四夷二十四年
海內騷動矣然
耗一時之財而
卒胎子孫數百
年之安雖衰弱
如哀如平而卑
于之朝如故其
武帝積威之所
劫哉
一本罪下無人
字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詔。張晏曰。更
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買人四故有市籍五及勇敢士遣貳師將
父母有市籍六六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
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
萬人出五原。強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
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
引還。夏四月。立皇子博為昌邑王。孟康曰。博音博。晉灼
曰。許慎以為有昌字。秋
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太始元年。應劭曰。言盛滿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春正月。因杆將軍赦有罪
要斬。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
傳寫者誤為陵耳。茂陵
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傑也。鈞弋趙健仔死葬
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為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夏六
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

劉放曰。按元封
六年詔。首山昆
田出珍物。或化
為黃金。而此稱
泰山非是。所謂
黃金為麟趾馬
蹄者。蓋用首山
金為之耳。故詔
先敘三瑞。下乃
云以偽瑞焉。

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目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
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蹏。目協瑞焉。
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裏蹏。以協嘉祉也。古有駭馬名
要與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為
麟趾。蹏蹏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
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改鑄為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耳。蹏音奴。了反。
因目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
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
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
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祭日於成山也。師古曰。登之。景均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郊祀志。作盛山。其音同。地理志。東萊。縣有之。景山。祠師古曰。景音浮。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
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日配上帝。
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禮石

隆按若有鄉坐
非者即見光
應之類

隆按記內連書
大搜三注曰索
按人茲人可
為邪說所惑故
皇懼不寧若此
又按巫事詳
辰太子江充兩
傳

閏夏四月幸不其

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
以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 祠神人于交

門宮 應劭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屋也晉
灼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 若有鄉坐拜者 御古
曰如

有神之景象鄉祠坐而拜也漢注云神並見
且白且黑且大且小鄉坐三拜鄉讀曰嚮 作交門之歌夏五月

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

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 服虔曰趙所
立孝文廟 邑中蛇死冬

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

定北地

征和元年 應劭曰言征伐四
夷而天下和平 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三月

趙王彭祖薨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

城門索十一日廼解 臣瓚曰上林苑周回數百里故發三輔車騎
入大搜索也漢帝年記發三輔騎士大搜長

安上林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
官多餓死然則皆搜索非賊軍實也 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

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 師古曰諸邑琅邪縣也以封公主故謂之
邑陽石北海縣也二公主皆衛皇后之女

隆按初書見光
光應已開稱萬
歲者三已獲白
麟天馬赤鴈已
有向坐拜者帝
惑于鬼神素矣
以是漸及巫蠱
而太子之禍由
起也邪說為禍
若此哉

也陽字 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七月按道侯韓說

使者江充等掘蠱太子宮 師古曰即
上韓說也 壬午太子與皇后

謀斬充呂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 師古曰屈音
丘勿反音

力之 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

兵更節加黃旄 應劭曰時太子亦發節以
戰故加其上黃以別之 御史大夫暴勝之

司直田仁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

殺于湖 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
州閩鄉湖城二縣皆其地 癸亥地震九月立趙敬

肅王子偃為平子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

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

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

泉成至浚稽山 師古曰
音浚雞 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

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

隆按屈氂以子
故受戮詳具本

一本妻下無子

六月丞相屈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師古曰屈

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禮石闕夏六月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二

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昌邑王

鶴留止目不羅罔靡所獲獻如淳曰時春也非用羅罔時故無所獲也薦于秦

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

自殺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

反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侍中駙馬都

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秋七月

地震往往湧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盤

屋五柞宮音灼曰蓋屋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乙丑立皇

子弗陵為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二名難諱故丁卯帝崩于五柞

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入殯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

葬茂陵臣瓚曰自崩至葬九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

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

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

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

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

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

全

特詔赦天下耶帝為鬼神感深矣
丘濬曰武帝有大功于世如表章六經行夏之時萬世之下實有賴焉或謂其以窮兵黷武比之秦政吁何其少怨哉
馬周曰孝武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之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

漢書卷六

武帝

十一

隆按此贊率多
真語而具所不
括于帝者都包
之恭儉一不微
婉委曲深得史
臣之体

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目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texture of the paper.]

漢書評林卷之六 終

